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 
第十八回 唐長老心散著魔 小行者分身伏怪

詩曰： 不生不死只虛空，色相煙雲聲氣風，  
日月往來磨莫破，古今推測渺難窮，  
一元醞釀渾無意，萬化氤氳卻有功；  
若覓如來真佛性，清清淨淨在其中。

話說解脫老怪與鉗口妖精算計定，要捉唐長老，只得抖擻精神，帶領二□九坑妖精重復到前山來邀戰。老怪與眾妖敗過一陣，雖說猛勇向前，終有三分膽怯，望見小行者開路而來，早遠遠的吆天喝地。小行者看見光景是虛張聲勢，便挺著鐵棒一路打來。老怪勉強攔住賭鬥，然腳步漸漸退將下來。眾妖惟一味吆喝，卻無半個人敢出力相幫。殺了半晌，小行者早趕過一、二里遠，沙彌看見，與豬八戒說道：「這妖精又要廝殺，又漸漸退去，莫非有計要引誘大師兄麼？」豬八戒道：「這不打緊，我與你大家趕上，一頓釘耙、禪杖，將這些孽怪都打死了完帳，看他引誘些什麼！」沙彌道：「有理。」因對唐長老說道：「師父，好生在馬上略坐一坐，我們去打死了這些妖怪就來。」大喝一聲，早掣出釘耙、禪杖，飛風一般趕去了。二人方纔趕上，山坳中忽閃出七□二塹妖魔，一個簸箕陣將唐半偈團團圍住道：「好了，著手了。」唐長老在馬上將眾妖一看，只見那些妖精雖然一陣，卻形象各別：

有幾個掩著嘴嬉嬉而來，嗤笑我早已落他圈套；有幾個攢著眉暗暗而愁，似愁他不能滅我威風。有幾個氣咩咩揮拳要打，有幾個惡狠狠怒目相加。有幾個千禿驢萬禿狗罵不住口，有幾個老師父老菩薩譽不絕聲。有幾個假假依依曲致愛慕之情，有幾個指指擗擗直逞驕矜之意。有幾個面赤如慚，頭低似悔；有幾個無言若怒，不語成迷。看將來意態多端，總不出七情六欲。

唐半偈看見眾妖圍繞，知是魔來。因定一定元神，澄一澄本性，坐在馬上竟似不睹不聞的一般。這些妖精跳一回，舞一回，吵一陣，嚷一陣，軟一聲，硬一聲，一個道：「拖他下馬來。」一個道：「綁他去見大王。」眾妖百般算計，只是不能近身。亂了半晌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搶了行李，牽的牽，趕的趕，連馬連人都擁到洞中去了。正是：

一點靈臺萬丈魔，等閑半步也難過。  
慢言見怪還無怪，沒奈何時沒奈何。

唐半偈被眾妖圍繞著擁入洞中，下了馬默然而坐；雖說不慌不亂，爭奈小行者眾徒弟一時不在面前，自覺一身無主，又被眾妖唬嚇的唬嚇，攛哄的攛哄，你來我去，絮聒不了，弄得個長老如醉如痴，不言不語，就象泥塑木雕的一般。眾妖一面圍住不放，一面著人悄悄報與老怪。老怪正支持小行者與豬八戒、沙彌二人不來，忽聽得小妖報信，說拿了騎馬的和尚在洞中。他滿心歡喜，便虛晃一刀，領著各坑妖怪敗入山僻小路，轉回洞中去了。小行者看見妖怪敗去，因對豬八戒、沙彌說道：「這妖怪刀法，初戰時一味蠻狠，戰了數合便漸漸散了，就有眾妖幫助他也戰我不過，怎禁得再添你二人來相殺？他自然要走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沙三弟見他只管漸漸退遠，恐怕有誘兵之計，故回來相幫。不料這等沒手段，只輕輕兩三耙就逃走了。」沙彌道：「他這番敗走，料必不敢再來，我們且保師父過山要緊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沙弟言之有理，快去請師父過山。」三人一同躡身回來，一路找尋，哪裡見個師父的影兒！沙彌道：「師父不見，想是等得不耐煩，騎著馬別處耍子去了？」豬八戒指定一塊石頭道：「我們的行李明明放在此處，怎麼如今不見了？難道行李也會耍子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消說是我們中他計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怎的中計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這叫做調虎離山計。他明知戰我們不過，卻勉強支撐誘我賭鬥，且敗且走，步步引遠；又叫眾妖搖旗吶喊，誘你二人來相幫；他卻暗伏人馬在山僻處，將師父劫去。非計而何？」沙彌道：「師兄說來一些不差，如今卻怎生區處？」小行者道：「無甚區處。他既將師父劫去，定有個窩巢安頓。我們趁早分頭去尋，尋著了妖怪窩巢，便有師父下落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師兄說得是，我往前趕去。」遂提著釘耙照老妖去的路上趕來。沙彌道：「我往後兜來。」卻橫著禪杖往山後小路追去。小行者見二人分頭去趕，他卻跳在空中四下張望不題。

且說老怪急急領眾奔回洞中，問眾妖道：「拿著騎馬的和尚在洞中？快綁來見我。」眾妖道：「騎馬的和尚雖說拿來，也只是圍圈在洞後，實未曾綁縛。」老怪道：「怎不綁縛？」眾妖道：「這七□二塹將軍雖有伎倆，實無刀劍相加；況那和尚尚倚著佛門慧力，輕易近他不得，故未曾綁縛，須得大王自到後洞發落。」老怪聽了大怒道：「這四個和尚真也作怪。那三個惡的不消說了，怎這一個善的也如此繁難。」遂手提鋼刀竟往洞後來道：「待我親手與他解脫。」到了洞後，只見眾妖精圍繞著，一個白臉和尚端端正正坐在當中。老怪心下原打算一刀兩斷，忽見他有些異相，不覺駭然。因分開眾妖上前大喝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妖僧？快報名來好受死。」唐半偈先原合眼而坐，聽見老怪問他，因開眼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貧僧法名大顛，自大唐國而來。」老怪道：「那三個狼和尚叫甚名字，是你甚人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一個是我大徒弟叫做孫履真，又號小行者；一個是我二徒弟叫做豬守拙，又號豬八戒；一個是我三徒弟叫做沙致和，又號沙彌。」老怪道：「我聞你大唐國冤孽孽重，無底無邊，信好藏身，卻不憚萬里之遙，到我這解脫山來做什麼？莫非要求我大王的寶刀替你解脫麼！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此來，只因先年大唐太宗皇帝一心好佛，復差聖僧陳玄奘到我佛靈山求了三藏真經，指望度世。不期未得真解，被後世愚僧講入小乘，誤了眾生；今幸遇憲宗皇帝又一心好佛，復差貧僧遠詣靈山，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，以解真經，故貧僧不遠跋涉，奉命而來。不期經過寶山，又蒙大王邀戰到此，欲為貧僧解脫。解脫誠僧家第一義，但不知大王怎生為老僧解脫？」老怪聽了大笑道：「你要解脫不難，我這解脫法兒甚是捷徑，只消一刀，包管你萬緣皆盡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如斯解脫，愈入牽纏，此大王所以萬劫為妖也。」老怪大怒道：「賊禿，怎敢罵我為妖！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非敢罵大王為妖。但大王所說解脫之義，與我佛所說解脫之義，大相懸絕。佛既為佛，則大王自未免為妖也。貧僧不敢打誑語，故直言有觸大王之怒，望大王真正解脫，赦貧僧之罪。」老怪道：「你且說佛的解脫又是怎麼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佛的解脫比大王的解脫更捷徑。大王只消回過心來，將寶刀放下，不獨這三□六坑、七□二塹一時消失，即大王萬劫牽纏縛束，亦回頭盡解矣！」老怪哪裡肯信，因說道：「你這和尚一味胡言！你既叫我放下寶刀便能解脫，怎不叫你那三個狼徒弟將鐵棒、釘耙、禪杖一齊放下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他們為佛除妖，不放下正是放下；大王以妖滅佛，即便放下，還恐未曾放下。安可一例同觀？」老怪連搖頭道：「胡說，胡說！這些套子話野狐禪，不信你！」唐半偈道：「大王既不信貧僧之言，留貧僧在此也無益；莫若放貧僧去早早見佛，便算大王之真解脫矣！」老怪聽了，沉吟不語。旁邊轉過鉗口先鋒閉不住道：「這和尚一味花言，大王切不可聽他。他佛家既自有解脫之義，大王也不消殺他，只將他綁縛在此，他若能自家解脫而去，我方信他佛家法力廣大；若是解脫不去，這樣油嘴和尚豈可容他惑眾！」老怪聽了大喜道：「還是閉先鋒有見識，說得合理。」因叫眾妖將一齊動手，用一條粗繩，將唐半偈橫拖倒拽，四馬攢蹄縛束起來，吊在洞後一塊高石之上。老怪將唐半偈吊完，因問道：「和尚，你佛家解脫之義云何？」唐半偈雖然被縛，心性灑然。因應聲答道：

解脫云何？縛束因魔。  
魔消縛解，妙義無多。」

老怪聞言，還要問難，忽幾個小妖慌慌張張來報道：「大王，不好了！那三個狼和尚尋上門來了。」老怪大驚道：「我這洞府深遠，他如何尋得著？」小妖道：「只因廝殺時，打傷的小妖躲在山當中走不動，被他捉住，故領了來。」老怪聽了著忙，因看著鉗口妖道：「閉先鋒，你說捉住菩薩不怕金剛不服，如今菩薩雖然捉了，這金剛卻如何得服？」閉不住道：「大王不要害怕，他雖狠，只得三個和尚。大王點起闔洞兵來尚有千餘，一齊圍殺，何患拿他不住！大王卻這等有慌。」老怪聽了，又大起膽來道：「閉先鋒說得是。」因傳令闔洞妖精都點來山前廝殺。自家仍抖擻精神，手提大刀，帶領眾坑將擁出洞來，大聲吆喝道：「你這三個

和尚全不知死活！我因一時身子不耐煩，要靜養靜養，不來拿你，讓你過去，便是你天大的造化！怎倒尋上我門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好潑魔！你既要躲死，卻怎麼弄這調虎離山之計，將我師父騙來？引我閻羅王上門，這是你該死的妖精招災攬禍，卻非我孫老爺狠心定要來絕你性命。你若是有些靈性，見景生情，急急將我師父送過山去，我便與你講明，各奔前程。我們自去證我們的佛果，你自做你的妖精；若是迷而不悟，妄想逞強，只消一棒便叫你斷根了帳。」老怪道：「你這和尚專會賴人。我在前山與你廝殺，那兩個和尚自不小心，在後山不見了師父，卻與我何干？」豬八戒與沙彌見說他兩個不小心，急得暴躁，忙舉釘耙、禪杖，劈頭劈臉亂鋤亂打道：「我們怎不小心！只打死了你這潑魔，包管師父出來。」老怪只得舉刀抵敵。不上三、五合，老怪如何抵敵得他二人過？忙用手招呼眾妖一齊涌上。小行者見眾妖齊上，恐二人有失，掄起金箍棒上前相助道：「兩賢弟休慌，我來也！」豬八戒與沙彌看見小行者動手，越發精神，釘耙就似兩點一般鋤來，禪杖就象穿梭一般打去。老怪雖有千餘妖精，二、三□坑將，卻都是野獸變成的，能有多大本事，怎擋得三人三般兵器橫衝直撞？直殺得眾妖東倒西歪。老怪看見勢頭不好，乘著人多熱鬧，閃一閃就逃入洞中。

鉗口妖原跟定老怪，見老怪逃走，也就隨屁股溜了。眾妖不看風色，還捨死苦戰，怎擋得他弟兄三人，三般兵器上上下下，□分利害，把些妖精直打得落花流水。再看看陣上已不見了老怪，遂大家心慌，哄一聲懼敗回洞中，將洞門緊閉。任小行者三人在外打罵，只是不開。老怪埋怨鉗口妖道：「拿得好懦弱和尚，如今卻惹出狠惡和尚來了，卻怎生區處？」閉不住道：「大王雄據此山，以解脫為名，逢人便殺，原是發過誓願，要解脫盡天下眾生；今遇著三個和尚，敗了兩陣，怎便生起退悔心來，轉埋怨我！」老怪道：「不是退悔，凡事也要看勢頭。我發的誓願是要解脫他人，逞自己的威風。今遇著這三個狠和尚，且莫說那釘耙九齒就似狼牙，一柄禪杖就似鐵杆；只看他那條鐵棒，也不知有多少斤重，打下來就象倒了泰山一般，用寶刀架隔一遍，真叫人骨軟筋酥。方纔不是我見機走了，這條性命已被他先解脫了，還有什麼誓願？什麼退悔？是你起的禍根，怎怪得我埋怨。」閉不住道：「據大王說來，這是只要性命，不顧體面了。」老怪道：「怎不要顧體面？只是事已到此，顧不得了。」閉不住道：「大王若不顧體面，只消放了騎馬的和尚，開了洞門送還他，自認個不是，賠個小心，他自然也去了，何須這樣埋怨小將？只是這和尚放了，我看大王怎生做人！」老怪聽說，滿臉通紅道：「這也太覺出了醜，閉先鋒還有別計麼？」閉不住道：「計是還有一條，卻可兩全。說來好不好，大王不要又埋怨。」老怪笑道：「我在事急頭上，言語唐突，閉先鋒不要怪我。有甚兩全之計須快快說來！」閉不住道：「如今殺又殺他不過，送還他又醜；莫若叫一個會說話的出去與他講和，叫他去了兵器，一個個自進來解他。若是有本事，有手段，不墮情欲能解了去，便算他造化，與他去了，大王不損了體面；倘或他根器淺，見了這七□二壘溫柔兵將著了迷，大王只消高坐在後洞中，多備繩索，來一個捆一個，倘若四個都捆倒了，大王那時重整解脫威風，豈不美哉！」老怪聽了大喜道：「閉先鋒此計太妙！我就備繩索到後洞去等候。只是出去講和，這洞中兵將都是些拙口鈍腮，沒一個會說話，還須閉先鋒親自一行纔妥。」閉不住知道推辭不得，只得壯著膽開了門，走出洞來大聲大叫道：「三位神僧不消動手！小將奉本山大王之命，特來講和。」小行者正在洞外打罵，忽見妖精出來講和，因問道：「你待怎生樣和？可快快講來。」閉不住道：「這座山在西方路上從來平坦，不礙人行；後來生人生物過多，漸漸牽纏孽障。我大王見了不忍，因發宏誓大願，逢人殺人，逢獸殺獸，將這些業障解脫。以還此山的清淨面目。因將此山改名解脫山，自稱解脫大王，日日在此解脫。不期今日遇了四位神僧過此，大王只認凡僧，誤將令師拿了，綁吊在後洞石上，要一例與他解脫。今見三位神僧法力高強，方知不是尋常之輩，故遣小將出來與三位神僧講和。兩家俱不許用兵器，只請一位神師空手進洞。若有本事解脫出來，我大王情願將白馬、行李一並交還，聽憑西行，再不敢阻滯；若是解脫不開，又自取縛束，卻莫怪我大王無情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只要解還我師父並行李、白馬，往西方走路，管你甚解脫不解脫！待我進去，解了師父出來。」沙彌攔住道：「大師兄不可輕易進去！恐怕這些妖精不懷好意。待兄弟進去，倘或有些差池，師兄們一頓棒打死了這些妖精來救我不遲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空身進洞，洞裡妖精多，恐不濟事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你二人不必多慮，待我老豬進去解了出來就是，怕些什麼！」一面說一面放下釘耙，跳入洞去。閉不住也就要跟了進去，被小行者上前一把抓住道：「你去不得，留在此做個當頭。」閉不住掙不脫，只得站下。

豬八戒走進洞中，亂嚷亂叫道：「我師父在哪裡？快引我去解。」眾小妖看見，慌慌的都躲開，早被豬八戒捉住一個，領到後洞。原來後洞中七□二壘妖精擠滿，豬八戒不管好歹，一路分開，竟到裡面。只見唐長老果然高高吊在一塊石頭上。豬八戒忙跑上前，高叫一聲：「師父，我來也！」那長老吊得痴迷，側著耳朵就象不曾聽見，睜著眼睛就象不曾看見，全不答應。豬八戒著忙道：「我師父從來精細，今日為何一吊便這等模樣？」忙要上前去解，早被眾妖趕來扯住道：「老師父莫非是豬老爺麼？」豬八戒聽見歡喜道：「你怎麼認得我？」眾妖道：「豬老爺兩耳如迎風之蒲葉，一嘴似出水之蓮房，望而即知為空大之星精，怎麼認不得？」豬八戒聽了愈加歡喜道：「你們既識我的尊容，又知我的大名，我的釘耙利害自然也曉得了。」眾妖道：「這是相殺時人人害怕的，一發不消說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你們既害怕，快解唐老爺下來，送出洞去，省得我豬老爺動手。」眾妖道：「解放唐老爺不打緊，豬老爺不須性急，既到我洞中，真是千載難逢，且請安心坐坐。我這洞中有的是上好美酒，請老爺用一杯解解辛苦；有的是美婦人，叫他來陪一陪，豁豁凡情；有的是金銀財寶，取些去用用，也省得路上抄化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既承你眾位美情，本不該辭。但只是酒色財三件乃是我僧家第一戒，決不敢破。倒是素齋擾你一頓吧。」眾妖道：「素齋一發容易，就去備來。但請豬老爺寬坐等等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寬坐等等不妨，可將師父唐老爺解下來同享。」眾妖口雖答應，只不動身去解。忽一個道：「豬老爺好個性兒，真是慈悲。」又一個道：「豬老爺大有威風，人人畏懼。」又一個道：「豬老爺好個異相，真是佛器。」左一句，右一句，奉承得豬八戒滿心奇癢，軟癱做一團。老怪在上面看見他著迷，因暗暗傳令道：「此時不下手，更待何時？」早有怒壘、氣壘、暴壘、慘壘、刻壘、仇壘眾妖一齊擁上，揪頭的揪頭，扯腳的扯腳，將豬八戒捉住。老怪忙用一條粗麻索捆倒道：「送死的野和尚，你想吃素齋，且吃些麻繩糖何如？」豬八戒欲待動手，不期被凡情纏擾，擺脫不開，只得聽他綁縛了，與唐長老一齊吊起不題。

且說小行者與沙彌在洞外等了半晌，不見一毫動靜。小行者疑心道：「解放師父什麼難事，去了半晌還不見出來。」沙彌道：「我原疑心妖精不懷好意，二師兄多分著他手了。待我進去幫他一幫。」提著禪杖往裡就走，閉不住慌忙攔住道：「沙老爺不須性急，兩下既已好意講和，說過不許用兵器，為何又帶進去？」沙彌道：「既是好意講和，為何豬老爺進去不見出來？」閉不住道：「多管是大王留齋，想是豬老爺食量大，一時吃不飽，不肯起身。」沙彌大怒道：「胡說！難道我們做和尚的這樣貪嘴！」將鉗口妖一手推開，竟往裡走。到了洞中，不見一人，心下疑惑道：「莫非師父與師兄真個留在那裡吃齋？我提著禪杖莽莽撞撞闖進去，豈不倒被妖怪看了。」因將禪杖倚在門外，悄悄走到洞後來，東張西望。不期七□二壘群妖因拿了豬八戒，□分快活，正在那裡說說笑笑。忽見沙彌在外面張望，遂跑出來拉的拉，扯的扯道：「好了，又一位來了！快請進去。」沙彌竟認真了是請他吃齋，連連往外倒退道：「不消，多謝！不消，多謝！」那些妖精哪裡肯放，死命的往裡推。纔推進後洞，老怪早一條麻索劈頭套上，眾妖就借勢掀翻倒了，用粗繩捆起。沙彌道：「齋僧善事，快快的，領盛情也不遲，如何這等惡請？」眾妖笑道：「不是也不敢惡請，只怕令師與令兄等久了。」一面說一面已抬入後洞，與豬八戒一齊吊起。沙彌看得分明，心中省悟著魔力，狠狠的大叫一聲道：「好妖怪！我沙老爺從來乖巧，怎敢以吃齋哄騙老爺。」老怪笑道：「任你乖巧，已被我哄騙到手，死在頭上，還說甚嘴？」沙彌道：「我二人雖被你哄騙，我那大師兄孫老爺你卻哄騙他不得。他若知道我二人被騙，他只將金箍棒往山上撇一撇，包管你連山連人懼成齏粉！你且不要空歡喜。」老怪聽了，不覺打一個寒噤，暗想道：「這和尚卻也說得有理。雷公嘴和尚那條鐵棒真是利害！」又沉吟半晌，忽想道：「他說是被吃齋哄騙，想是和尚家最貪的是吃齋，莫若還以吃齋去騙他。」因吩咐幾個能事的小妖道，你去如此如此。眾小妖領命，忙走出洞門一齊跪下道：「本洞大王因得罪列位老爺，謹備一頓素齋奉請，唐老爺、豬老爺、沙老爺俱已坐齊，單等孫老爺去同享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既要請我，你大王怎不自來？」小妖道：「大王原要自來，因唐老爺三位沒人

陪敬，特遣小的們代請。」鉗口妖又在旁幫襯道：「這是本洞大王的誠心，孫老爺雖不希罕，也須進去見個意兒，不可辜負。」小行者心下暗想道：「這妖精若是實意，我不進去，師父如何得出來？若弄虛頭，他兩個已入圈套，止我一人在外，倘再著手，叫誰來救應？」又想一想道：「有主意了。」遂滿口答應道：「我去，我去。你們一齊先走領路。」哄得眾妖一齊背過身去，他卻悄悄用手指著洞門前一塊大石頭叫：「變！」竟變做他一般模樣，自己卻變一個蒼蠅兒叮在頭上，跟了進去。

老怪看見小行者空著手搖搖擺擺進來，滿心以為中計，忙迎將出來，一路拱請進去。纔進得後洞，老怪狠的一聲，早有闖洞妖精一齊擁上，將小行者捉住，用麻繩橫三豎四的相縛起來。小行者全不動手，讓他捆縛。豬八戒與沙彌吊在石上，遠遠望見，報與師父。師父又痴痴迷迷，全然不懂，只暗暗叫苦。老怪見捆縛定了，滿心歡喜。因對鉗口妖說道：「閉先鋒好計，果然都被捉了。」遂吩咐眾妖：「與我抬進去一起吊起，待我細細的解脫他，好重整威風。」眾妖得令，扛的扛，抬的抬，卻莫想移動一步。小行者看得明白，暗喜道：「早是我有算計，不著他手。」因一翅飛到唐長老懷中，叫一聲：「師父，我來也！」那長老正在沉迷之際，得小行者一聲叫，就象驚雷一般，忽然醒轉來道：「徒弟，你來了麼？」再睜眼看時，纔見豬八戒與沙彌俱吊著。遂問道：「你二人幾時也吊在此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我二人被吊時，連叫師父，你難道就不看見？就不聽得？」唐長老道：「這些時想是心不在焉，故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。纔聽得你大師兄叫我，方有知覺。」小行者聽了，暗暗歡喜道：「我這兩日離了師父，只覺得虛飄飄身無著落。不想師父離了我，竟成了一個鈍漢，真是一緣一會。」就要現原身解放師父，又想到：「若先解放師父，這妖精看見未免又來爭奪；不如先拿了妖精，再解師父不遲。」又一翅飛到前邊，只見那些小妖還在那裡鬧吵吵，扛抬假小行者。老妖看見眾妖左來右去，只是弄不動，心下焦躁，指著眾妖罵道：「妖劣貨！卻怎麼這樣一個蟹小和尚能有多重，這等難得緊。等我自拿到後洞，吊起與你們看。」因走上前彎著腰側身去拖。小行者看見，就趁著他彎腰側身，怪叫一聲：「退！」那老怪拖著假小行者纔待直起腰來，不料那小行者已仍舊變成一塊千萬斤的石頭壓在身上，哪裡掙挫得起來！鉗口妖看見，忙上前用力抬石。小行者看見，忙現了原身，耳中取出金箍棒，照閉不住頭上一棒道：「誰叫你開口！」再看時，已開口不得了。復轉身指定老妖道：「你捆得孫老爺好麼？不要忙，且壓壓著。等我去放了唐老爺，再來與你說話。」忙走進去，親手解放三人下來。唐半偈既脫了魔，正正性向小行者稱謝道：「非賢徒救護，幾令佛法無光。」豬八戒與沙彌俱在旁稱贊道：「大師兄法力真不可思議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徒弟有甚法力，不過因魔之魔以伏魔耳！」豬八戒道：「閑話休提，且去看看這老怪怎樣了？」乃走到石頭邊看時，老怪已被頑石壓斷了腰，早已嗚呼哀哉，解脫去了。再尋那三□六坑並七□二塹妖精已無影無蹤，不知哪裡去了。正是：

心生種種魔生，心滅種種魔滅。

師徒們見此山一時清淨，就在洞中宿了一夜。到次日，搜尋些山糧野菜，飽食一頓，又找出釘耙、禪杖、白馬、行李，然後從洞口抄上大路，向西而行。正是：

無意自舒真解脫，有心展轉大沉淪。

不知此去有何所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